

那些人五入六的日子

郭思遥◎著



叛逆和愤怒是我们青春年代里最宝贵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失去了他们那么你已经老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

郭思遥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 / 郭思遥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08-22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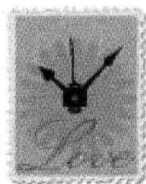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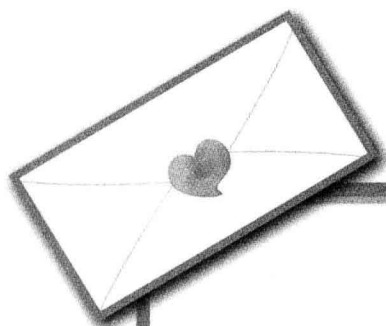
I. ①那…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476号

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

作 者	郭思遥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209-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叛逆和愤怒是我们青春年代里最宝贵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失去了他们，那么你已经老了。

序：

从2006年开始，我不知道多少次动笔来写这部小说。起初的名字定为《那一年这一年》，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部这样的作品用来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起初写了很多次，每次都是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生活中就会发生很多事情，以至于我始终无法安心坐下来完成这个作品，留下了无数个版本的开头之后，这件事儿无疾而终。最惨的一次是写了五万字之后，电脑坏了，数据全部丢失。让我一下灰心丧气，始终无法再次找到写作的灵感，而没有灵感这个情况我把它归结于生活状态不稳定造成的。

我希望的生活状态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吃饭，睡觉，且没有局限性。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醒了想写就写，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忧和发愁。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寻找这种状态，可在我寻找到之后，却又感到无比的心慌。

再一次动笔的时候，这部小说比曾经的几个初稿风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曾经还写过一些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候的那些故事，不过那些似乎离我们太久远了。我想多表现一些人们小时候和长大后的一些区别，可后来我发现根本用不了那么久，人们在几年之间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足以让我来描写和刻画。

我出生在北京，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二环里的生活占据了我青春岁月里的全部，这里总会发生着一些牛逼或傻逼的故事，不过，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一稿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与真实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其实不必吹毛求疵地去考证它的真实性。无论怎样，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故事在我们青春的年代里，在每个人的身上都

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我认为每一个故事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只有故事的发生，才会有我们今后的思考。

我们终将会老去，不知我们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之后，再去看这些故事又会有怎样的一种触动。是喜是忧？还是觉得幼稚？其实人都是这样匆匆地长大，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去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如果你走累了，不妨停下来看一看。

郭思遥

2013年5月15日

0

你们今天认识的我和昨天认识的我，没有任何的不同。改变了的只是年代而已。

1

或许每个写字儿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好的开头，尽管故事也许是短暂的，或者是漫无休止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有的人仅仅经历了一个瞬间，有的人却度过了很多年。而我希望我的故事和生命都是漫长而又美好的。在我写的这个故事里，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的是那些虚幻的梦想，有的是那些我们青春的遗憾以及那些未做完的梦。

2

每个人的一天都会有很多故事，有的故事是精彩的，有的故事是悲哀的。而这样的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但我的故事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讲起。

我实在记不起我的日子是如何一下变得杂乱而又没有头绪，但是不管怎样，日子总会有个先后始末，就让记忆的时钟开始往回运转吧。

我和众多北京 80 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地度过了小学、中学。我们同样不爱学习，不爱念书，喜欢着各种与学校、课本无关的事物。我们漫无目的地追求着自己心仪的女孩子，成群结队地打着一一次又一次的群架。这样的日子占据了我們大多数的岁月，没有人会去幻想着未来的日子。因为以后的日子，在我们的大

脑里是那么的渺小。

3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最辉煌最富有的时光。我们有着大把的青春，当然很多人都在共同讨论着一个问题：青春是应该怎样去对待？而我们面对着这个问题，回答的只有那个相同的答案。

我们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

因为除了青春，我们一无所有。

当我开始正式思考我的青春的时候，我开始独居在东城的某个小四合院里。呼吸着安静而又冰冷的空气，看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只不过我的日子是日出而眠，日落睁眼。

20 之前，我遇上了身边所有的好姑娘，或者说睡过了身边所有的好姑娘。而 20 岁之后我的体型代替我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好姑娘。当然我自己明白，这不仅仅是体型的原因，而是心态，心态不一样了。

张小师曾经对我说过：“如今的好姑娘你不忍心糟蹋，也得被别人糟蹋了，所以还不如你来糟蹋。”

听了这话，我便有点心安理得，可是姑娘们呢？你们会心安理得地被我糟蹋么？

4

张小师算是个半职业的摄影师，有着一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相机。当然，有了这样的相机，梦想也随之而来。张小师一直希望着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他可以用相机记录一切美好的事物。虽然很多人认为他脑海中的那些美好是属于“冠希”老师那种的。可我相信，能有这样的日子，是幸福的。

每当那些无聊的日子变得更加无聊的时候，我们便会一同拿上相机，去记录些什么。当然，我扪心自问地说，这里也不乏有点装逼的意思。我总在想着某一天在北京的某一个角落，会遇上些热爱艺术的女青年，我们可以一同聊聊摄影，聊聊艺术，甚至聊点别的。可现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打击了我，因为热爱艺术的女青年

们，都藏起来了。剩下那些没藏起来的，她们才懒得去讨论什么艺术。

于是我们并没有去拍那些姑娘们，而是用相机记录着北京那些还残留下来的东西。我们生怕这些影像会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在某个梦醒之后无情地流逝。

有一阵子我和张小师不停地穿梭在大栅栏与南城的胡同群之间，因为我们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地方会变得焕然一新，那些夏天光着膀子下棋的大爷和那些冬天推着板车送煤的外地兄弟们，或许在若干年后只能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焕然一新是一种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一种文化的流失，只有留给后人来评价。

那年冬天，我们走累了之后经常会在大栅栏某个胡同内的涮肉馆里解决温饱问题。涮肉馆并不大，只能摆下四五张桌子。老板娘是个地道的北京大姐，我们虽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可我们常常却能见到她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姑娘长得绝对没的说，处世为人也是大方得体，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口儿接待着形形色色的食客。火锅是北京地道的铜锅，虽然每一个铜锅的外形都已经残破不堪，但是听老人讲过，越老的锅子吃出的味道越讲究，我们也自然只好享受了。羊肉和菜价并不贵，两个人吃一顿饭，加上喝酒也不过 50 块钱，而这样的价格不必追溯太远，只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事情。

如今的大栅栏早已让人迷失了方向，崭新的街道、无数的相机和游客占领了人们的瞳孔。那个大姐的涮肉馆和她那个漂亮的女儿早已不知了去向。我们很后悔未曾晚上光临过那个小小的店铺，只好想象着每个夜晚，一群老爷们儿挤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不分天南地北喝到一起的场面。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人们不必多言，进屋不管你认不认识谁，只要你来上一句：喝着呢？爷们儿！自然会有人主动拉着你坐到一起，不喝美了，你是不可能回家的。

我们同样后悔的是，没有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个饭店的样子。但我不后悔的是，拍照片是一件虽然不赚钱，但是却可以令我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打发了我那些无聊岁月中一小部分的时间，仅仅这样，足够了。

5

每个人都曾讨厌漫长的等待，当然这也就是在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些事情。日子是灰暗的，可我渐渐习惯了等待这种漫长而灰暗的日子。

6

灰暗的日子里，我曾患上了严重的失眠，严重到了72小时不能入睡。每当我熬过了一个日出日落，我总在希望着在又一个夜晚能够安然地睡去。可到了夜晚，无尽思想和欲望又一次瞬间堆积在了我的大脑。而解决这种事情的方法似乎只有喝酒和吃药。大量的酒精和药物涌入了我的身体，生活一下变得杂乱不堪。或许记忆中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吧。

7

那一年的夏天，热得让人发慌，无休止的欲望压得人们总是无法喘息。我和张小师、大钊、申夜等人每个夜晚都会出没在北京二环内的各个角落，我们总在试图用酒精来弥补每一个夜晚的无奈与空白。北京的圈子很小，二环以内的圈子同样很小，而我们的圈子就更小了。

如果要评价我们，说好听点，或许可以说成是一帮多多少少带点艺术气息的无业游民。说不好听了，说我们是一群混子也无可厚非。

青春期过后，有的人的理想变得越来越多，有的人的理想在社会的压力下渐渐变得所剩无几。而我们的理想属于总是变得越来越多的那种。

大钊是个画画的，总在画着那些与主流格格不入的色彩画。或许他的画只有他自己和我们几个喜欢欣赏吧。但是我们觉得牛逼，这就够了。北京的孩子有个特点，只要我和你关系好了，你的一切都是好的，哪怕你干了件很操蛋的事儿，其他人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忙维护你。但是跟你丫关系不好了，姥姥！你就是美国总统我也不忿儿你。我们几个人虽然手里玩儿的事儿不相同，但是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也就是那些所有北京人的爱好：喝酒、蛋逼、边喝酒边蛋逼。

申夜虽然不玩儿什么艺术，但是依然常常和我们在一起混着，只要会喝酒和蛋逼那就够了。

我们最经常去的是位于和平里的一个小的羊肉串摊，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老板是哪的人，叫什么。只是知道他有着一口独特的口音，去他那里吃饭的人都很喜欢学他说话的样子。我们随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串儿兄”，因为我们经常去那里，所以后来这个名字也就不胫而走，所有去他那里的人也都开始管他叫这个名字。

了。这兄弟似乎每天都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烤羊肉串似乎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我们和他的熟识还要归功于大钊的某次酒后散德行。

记得那个是贼热的晚上，我们4个人啤酒喝了一箱多。肉串也没少吃，最后结账的时候钱发现不够了，虽然家都离得很近，但谁也懒得回去拿了。

大钊说：“明天再给你吧。”

“这个可不中，我这从来不欠账。”串儿兄笑眯眯地说道。

“明天我们肯定给你，家都住附近。”张小师说。

“我们也不是那欠账的人啊，我们还能为你这二三十块钱以后不吃羊肉串儿了？”我说。

“这个真的不中，我也是小本买卖，不能欠账。”串儿兄接着强调。

“嘿，我操，你怎么就那么磨叽呢？说明天给你就明天给你，今儿就是没钱了。”大钊有点急了。

可串儿兄的执着，让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死活今天就得要这个钱了，俩人越吵越厉害。这时候旁边有人点肉串儿，串儿兄一边儿走回去烤串儿一边儿还不忘了和大钊争辩上几句。大钊看这孙子依然那么磨叽，二话没说借着酒劲儿直接拿起一个里面还有酒的酒瓶子飞了过去。酒瓶子直接落在了串儿兄的身旁，瓶子和里面的啤酒混杂在一起开了花儿。

“我操，你扔瓶子不能选一个空的扔吗？”酒瓶子飞过去的轨迹直接沿着申夜的头顶飞了过去，啤酒洒了申夜一脑袋。

旁边吃串儿的人看到这个场面，有的直接惊了，有的则是乐开了花儿。一般我们要是吃饭的时候见到有人打架也会是十分开心的事情。美其名曰是怕误伤了自己，然后直接脚底下一抹油，颠了！当然，不用结账了才是最终的目的。

串儿兄也一下傻了眼，估计这孙子也没见过几次这样的场面。大钊也彻底要开了，直接破口大骂，手里也没闲着，直接又抄起一个酒瓶子准备飞过去。我们一瞅这景儿赶紧拦着大钊，可大钊这酒劲儿一上来，怎么说也不成了，大概意思是今儿非弄死这孙子不可了。旁边吃串儿的人们很整齐地站在了离我们10米以外的地方，其中几个孙子还不忘了拿上几串儿，边吃边看。其实我一直认为“看热闹”这事儿以后得跟领导人们商量商量，必须和打麻将一起纳为中国国粹之一。

正在所有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儿，一声大吼镇住了所有人。

“干他妈什么呢？小王八蛋！喝点儿酒就闹事儿！”一听这话，我们便知道，救星来了。大钊家就住楼上，他老娘估计听见了自己儿子散德行的声音立马下来平事儿了。

“跟他妈我回家去！”

这一嗓子吼完，大钊踏踏实实地回家了，大钊他老娘脾气暴是出了名儿的。今儿这两嗓子算是救了串儿兄一命。

走的时候儿大钊还不忘喊上一句：“孙子！你丫等着！”

大钊一走，所有看热闹的人们脸上都流露出些许失望的表情。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没喝够的又继续回到了桌旁。串儿兄也不言语了，老实实在地跟烤箱旁边来回来去地翻着一个鸡翅。

“咱们怎么着？”申夜问。

“撤吧！”我说。

“我操，那这串儿钱怎么办？”申夜又问。

“你觉得他还敢要吗？”我说。

申夜回头看了看串儿兄，串儿兄依然在翻着那个已经快烤糊了的鸡翅。

“撤！”

申夜做了个走的手势，我们大摇大摆地离去，串儿兄丝毫没有叫住我们的意思。旁边儿的两个哥们儿小声地议论着：“要不咱俩也扔了一酒瓶子的？”

8

这种事情似乎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司空见惯了，谁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当它过去了一样，生活总要继续，酒局也还要继续。

第二天傍晚，我又准时来到了大钊家楼下，今晚我们决定换一个地方再去继续我们的日子。没想到大钊一下楼，串儿兄老远地就看见了我们俩，一溜小跑地过来招呼我们俩。大钊以为是管他要钱，过去就把钱递给了他。

“不要不要，兄弟我不是这个意思。”串儿兄说。

“那你几个意思？”大钊说。

“我叫你过来就是想请你喝酒。”串儿兄说。

“别介啊，我说给你钱，今儿肯定就给你，赶紧拿着！”大钊说。

“不行不行，今天这钱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串儿兄依然坚持。

这俩人一个给钱，一个死活不要，串儿兄又死活不让我们走，直接拎出了一箱啤酒非让我们坐下喝着。要说客气，我们俩绝对是假客气，但凡不要钱的酒，我们俩从来都是给多少喝多少。串儿兄给我们烤了二十个串儿、二十个板筋、俩鸡翅和大腰子，别的客人也不管了，直接坐下跟我们喝上了，我们俩给张小师和申夜打了个电话。

“来串儿兄这儿，速度！”我说。

“啊？怎么还去那？不是说今儿吃别的吗？”张小师问道。

“去别的地儿不是得自己花钱吗，今天这儿是不要钱的酒。”我说。

“OK，马上到！”

挂了电话，这俩孙子不到五分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便一起喝着这不要钱的酒，吃着不要钱的串儿。几口酒下肚，大钊便和串儿兄聊得很火热了，俩人都对昨天的事儿说出了歉意。大老爷们儿嘛，自然谁也没有计较。串儿兄喝了一瓶啤酒后，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对我们说不喝了，我们本以为他是碍着面子或者是装孙子才不喝，结果后来才知道，这孙子的酒量真的就到这了。跟我们喝了一瓶啤酒之后回去还借着酒劲儿和媳妇儿打了一架，最恶心的是还没打过，让媳妇儿给揍了一顿，打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喝酒的场面。

“这孙子人还成啊？”申夜说。

“也是无利不起早。你以为白吃呢？人家说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让咱们多照顾点儿。”大钊说。

“拿咱当黑社会了？给他看场子啊？交保护费吗？”申夜说。

“这顿饭是不是就算保护费了？”我说。

“行了吧，咱们要是不找事儿，人家这儿也有不了事儿。”张小师说。

“管那么多呢，先吃吧！”大钊说。

那天晚上，串儿兄一直在醉醺醺地给其他客人烤着串儿，我们也自然是大醉而归。临走的时候，喝醉了的大钊还非要把钱给串儿兄，全然忘记了吃白食的事情。串儿兄依然死活不肯要，俩人最后在我们的劝阻下，握着手像亲哥俩一样地告了别。

最后我们也就成为了朋友，虽然他的羊肉串摊从没有过什么大事儿。但多少看见喝酒打架的我们还是会尽量地帮着劝阻一下。那个夏天，好像总是那么相安无

事地过着，我们的烦恼似乎也没有渐渐地累积起来，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还有能力努力地忘记着自己的烦恼。

9

哦，对了。我好像忘了介绍我自己的职业了，要说我的职业也不算个职业。就是现在被很多人美其名曰的那种自由职业吧。有时候在电影剧组里面混混，有时候写点剧本儿，给别人当当枪手。总之没有个固定的，朝不保夕也是常有的事儿。

那年夏天也似乎自己也没有个目标能去做点什么。年初自己一狠心和很多以前剧组的朋友直接断绝了联系，总琢磨着自己也弄个剧组弄点戏拍拍，心高气傲了半天，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圈儿黑了去了，先不说你本事如何如何，人家先看你这岁数，就不爱带你玩儿了。就算是想带你玩儿的，光嘴上一个一个说的比我爸对我都亲，实际盯上的只有碗里那块儿肉，而且还得给他一大块儿。唉，这年头谁是雷锋啊？谁也不是。你想吃肉？想吃肉的人多了。

北京孩子还都有一特点，总拿自己当根儿葱了，动不动总觉得自己特牛逼了。这真不光是我，不少人都如此，但谁让北京孩子就这脾气呢。可实际上在那帮老逼们的眼里，你们不过是群小崽儿，还嫩着呢。但是等明白这些事儿的时候，估计也得摔几个跟头了。

日子有点慢慢地茫然，眼看着路好像一条一条地被我自己堵死了，心气儿也慢慢地衰落了，曾经在高空翱翔的万丈理想也直接掉下来扔了个大跟头。目标慢慢变得越来越渺茫，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儿什么了。

人一无聊的时候，都会瞎琢磨点儿什么。爱情、人生、理想什么的一下全来，来得还让你绝对猝不及防。越无聊还越爱琢磨，越不想琢磨，脑子越不听自己使唤。

有事儿干的时候儿我的手机一般都不会响，而无聊的时候儿更不会响了。这一月 300 条的信息，到了现在连一半儿都发不完。而这 150 条其中的一半儿肯定还是跟我爸发的，自从教会了老爷子用手机发信息，他老人家估计一下就把手机还能打电话的这个功能给忘了。

得了，拿起手机发会儿信息吧。翻开电话本儿，给所有感觉不错的姑娘们挨个发了一条儿“干啥呢？”

当然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琢磨，这孙子真色，拿起手机就想着给异性发信息，

一肚子男盗女娼。那我想如果谁要一拿起手机，只想给同性朋友发信息，压根儿就没给异性发过信息的，那么我建议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很快的时间，波波就给我回了个信息。

“呆着。”

我想，真没有再比我们俩这种对话更无聊的了，“干啥呢？”“呆着”……没办法，谁让大家都无聊呢。

波波是个模特，有着火辣的身材和让人羡慕的脸蛋儿。身边的交际圈子很广，平时的行为很神秘，生活作息时间同样很神秘，有着一个固定的男友和若干“知己”。这就是我对她的全部了解。只是这个娘们儿一到和男朋友吵架、或者无聊的时候准想起我。平时压根儿想不起来，所以我决定得骚扰她一下。

“一个人？”我回了一条儿。

“嗯，心情不好。”

“又怎么了呢？”

“跟他分手了。”

其实他们俩分手的次数比我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还多。每次分手都能说得山盟海誓的，结果全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总是没过几天就又好了。要我没想过趁人之危，没想过趁俩人闹危机的时候儿给波波接手了，那肯定是装孙子。但是既然想了，就得努力。

“这次真的假的？”我问。

“真分了呗，没什么感情了。”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不想再找了。要找就直接结婚。”

“这么直接？一点儿机会不给我留？”

“什么意思？怎么叫不给你留呢？咱俩也可以结婚啊！但是我不想谈恋爱了。”

“结婚很重要吗？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我一直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我也没琢磨明白这个事情的原因。虽然我得到的答案有千百种，但我觉得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

“是女孩儿哪有不想的，结婚之后女孩儿才会有安全感，不结婚总感觉自己

在漂着。”波波的这个回答是千百种答案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看见这种回答，说实话有点儿烦了。

“那这事儿我还真不能答应你，要是谈恋爱觉得不合适直接分手就完了。要是咱俩结婚之后觉得不合适再离婚可就麻烦了，人家民政局的同志每天多辛苦呢。咱俩一说一散就完了，人家办手续得半天呢。”

“就你能臭贫，你们男人都是不想对女孩负责，玩完就想甩，一点都不负责任！”

我发现所有女人都有一特点，要是觉得男人好，那肯定是觉得某几个男人不错。要是觉得男人不好，绝对得捎上一大片，恨不得全天下男人就集体变成陈世美了。看完这条儿信息，我是真不知道说点儿什么好了。手机直接扔到了一旁，点上了一根儿烟开始对着电脑发呆。我琢磨着合着这世界上只有男人甩女人了？女的从来就不会甩男的了？光我知道波波甩的小男孩儿就不计其数。

10

就说有一年冬天，波波认识了一个剧组里的小制片。那孩子是个北京人，家里条件还不错，有车有房的，小伙儿也长得挺精神。俩人儿一起拍了一部戏之后，便睡到了一起。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没想到人家小伙儿却动了真感情了。整个一个豁出去了，自己也不拍戏了，也不发展了。直接做起了波波的全职司机，不管波波去哪拍戏演出，永远地车接车送。不管几点，只要波波一个电话，小伙儿立马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儿冲到波波身边。

尽管当时我们也劝过这个小伙儿，玩玩就算了，这圈子里的姑娘没几个能玩儿磕终身这种事儿的。毕竟大家都是老爷们儿，自然要站在男人的角度上去说话。可人家小伙儿不干，愣说这辈子非波波不娶了。今后你织布我种田的，有钱吃肉，没钱喝水，山盟海誓了一骡车的话。

波波倒是从来没当回事儿，每次收到小伙儿类似这样山盟海誓的短信之后，都要给我们每个人展览一番，而且还不忘了加上那些挖苦讽刺的话语。小伙儿勤勤恳恳地伺候了波波一年多，整个一个无怨无悔。最终，一年之后，波波和一个制片人睡到了一起。原因很简单，那个小伙儿开的是马自达3，后来的制片人开的是宝马X5。

按波波自己的话讲：男人没本事，就别怪女人太现实。这年头谁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好点儿？谁吃饱了撑的和你种田织布玩儿？小伙儿痛不欲生了几个月，最后自己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影视圈里干制片，是不是“人”，很重要。

波波和制片人的爱情分分合合地直到今日，俩人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心态还都挺好，不管分手多少次，最后总是还能睡到一起。按后来电影儿里的台词说，他们俩这不叫爱情，整个一交情。不过最可悲的还是那个小伙儿，好好一阳光少年，弄得最后压根儿不相信爱情了，谁一跟他提爱情，小伙儿就俩字儿：扯蛋！！

11

一根儿烟抽完，我拿起手机又给波波发了个短信。我不想让一整天都在无聊当中度过，哪怕这娘们儿竟说我不爱听的那些话。

“晚上出来待会儿？”我说。

“好啊，去哪？”她说。

“随便，哪都行，听你的吧。”我说。

“那去簋街吧，你请我吃饭！”她说。

“OK，没问题！你请我吃菜！”我说。

“操你大爷！！！”她说。

对于外表的打扮，貌似在我20岁之后就已然开始不是那么注意了。随便找了身军服穿上，踏上了自己的靴子就准备出门儿了。我说的随便，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军服。我是一绝对的懒人，穿军服的目的不过因为丫禁脏，不用总洗。当然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你丫为什么老把自己打扮成朝鲜干部呢？”

12

我是一个从来不迟到的人，我说的从来，代表了每一次。不管是跟张小师他们去吃饭还是去干吗，我从来没有过一次迟到的时候儿。而今天面对着一个美女，爷们儿我更是不可能迟到。

出门儿之后直接扬手儿打了个出租车奔簋街而去。在车上，出租车司机拉着我一通胡逼蛋侃，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出了名儿的爱侃大山。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丫愣从奥运会准备召开聊到当年非典时候儿，丫把非典病人紧急送往医院的故事。